

魯 鍾 齋 山 札 記 得



11915

鍾

山

札

記

盧文弨
著

中華書局影印

中華書局影印

叢書集成初編

鍾山札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三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

鍾山札記自序

吾生無益於人。尙思有所託以見於後世。亦自笑其愚也。雖然。少受父師之訓。朝夕啓牖。得有微明。長而從四方學士大夫游。發聞其緒論。增長我之智識。良不淺。昔人云。勝讀十年書。豈虛語哉。古之君子。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庶得美草。尙呼其羣。而況於人乎。故隨所得。輒錄之。不暇詮次。分爲四卷。不辭竊取之。謂幸免攘善之失。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噫。余老矣。兒輩皆弱。不忍辛苦纂集。之復爲煙飛灰盡也。飢寒不恤。而剗劂是務。傳聞於未聞之者。當不至視為無用之言。不急之辯。而棄之。刻既成。適臥疾在牀。幸身及見之。漫題數語於首簡。倘耳目尙未即廢壞。或將更有述焉。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之望。杭東里人盧文弨識。

鍾山札記目錄

搏與專同	官學在四夷	葩屨	曾子二子華元
繞朝贈策	提月	鉢馬飾	蔡中郎集
歸妹柔乘剛	長言短言	婦人繁姓	慶暉聖德頌
虎賁	穆謂之淳	薄若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	鈞藤	
韓詩磬天之妹	別風淮雨	鳴鵠振蚤	
天子賜必待君命	鮮有解義	摘船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卿當作鄉	權政	詩考引韓詩誤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史記韓非傳拂悟本連文	榜	
脾析即肫肫	篇卷	八字	
卒鱗致賓	藉神		
大司馬固	厥機		
繕完葺牆			

勤望

易序卦正文誤入注

鸞訓所

驥

炮格

格是

遂跣以下

大成牛

鯈有紂音

准

福

麌粗

二八

櫛比諧韻

鼓鍾

處必弇

范蠡流江

王菩

杭古文疊字

械

新唐食貨志之誤

興雨祁祁

駢駢牡馬

唐屯田

雄雉易譌

震九

一脣

同年丈人

薦表稱字

外三字

常桓

蒲胡

門焉者閭焉者

苦息也

車中內顧

鄧扈樂

欲奇此女

劬錄

凌慄也

易象傳兩用字皆害之誤

第三卷

候鴈北

原圃具圃

東平王雲

山陽棗縣

鼈令

聖子

後門

鄭康成周禮序

三禮目錄

大題小題

鄭氏詩譜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

續漢書志

須葑菴

了戾

晉竹

篋

蘇桂桂注誤

蜚蠟蟹

駢牝驢牡爭

中射

懷尉

覺有校義

卿

子思哭嫂

姻

兒郎偉

米纓

潘岳挾彈盈果

蘿蕨揀當作蕨揀

二名不偏諱

唐文宗年號大和

繫當作繫卽穀字

諫有間義

魯與虜通用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洗犬棗

相里造

校

事訓傳誰訓推

第四卷

倉浪

范氏

掌固

田祿

噲與快同

夏姬三爲王后

書塗泥傳

唐人稱勝國爲大隨

驪巒

衆維魚矣

摸索

汋同液

茵馮

衛戴公文公卽位年月

師子吼

審與審音義別

騎衡

氏與是同

賜有盡義

說文謚非本文

史漢目錄

史漢合傳

列傳中人有不妨再見者

韓山石刻

二世刻石辭

議始皇廟文誤倒

奏罷更定

兩排讀法

鍾山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字義不隨音區別

余向讀周易八論，第一篇引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謂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竊疑易簡之易，讀以鼓也。變易不易，俱音亦音不同，則義亦異。何以合而爲一？繼而知古人之於字訓，並不因音讀之異而截然區別也。爾雅釋詁：「台、朕、陽」爲予我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予。羊汝切。而言人則不分也。又讀廣雅釋詁：「遂、畧、盼、暭、畢、舛、終、竟」也。若依後來讀法，則「遂、畧、盼、暭」爲疆竟之竟，居影切。畢、舛、終、竟之竟，居慶切。亦不當通爲一條矣。未別四聲以前，古人爲詩亦無平側之分，往往互用義或與音不諧。後人往往疑爲假借，而不知字義之本不隨音而變也。何假借之有？聊書其略，以俟博學者考焉。

歸妹柔乘剛

歸妹彖王弼注：「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承長陽，悅以動歸妹之象也。」其彖傳文云：「无攸利，柔乘剛也。」因有謂王注亦當作乘者。永懷堂汲古閣兩本注皆作乘字，此非也。以卦體而論，兌在震之下，自當爲承。

以爻言則三五皆陰，乃居二四之陽之上，故謂之乘。注與傳文各有所指，此其所以異也。

虎賁

宋書百官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今案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軍旅則介而趨。皆以趨爲言者，以賁卽奔也。古字本通用。詩邶風鵲之奔奔，襄廿七年左氏傳、禮記表記俱作賁。高誘注呂氏春秋壹行篇云：賁色不純也。亦引此句作賁。宋志乃以爲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此說殊不然。鄭康成注禮記樂記虎賁之士說劍云：賁，憤怒也。書牧誓僞孔傳云：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竝無取古人名之說。沈約之說，殊無典據。或言奔字形同莽，故避其名。此又不然。奔古字作犇。莽字上下皆艸，中乃犬字，與犇字形近。莽又不改，何也？虎之色班，奔必以怒義，未嘗不相貫也。臧篋堂案：鄭注樂記誤未詳真之音作云：貞讀爲愬，愬恐氣也。

氏字古音與民相近

詩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兮。宋劉蕡以爲疚當作痕。病也。唐人避太宗諱，民字凡字从民者皆省而爲氏。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氐、𠔎之類皆从氏。又𠔎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𠔎。是其例也。顧亭林李安溪皆以其說爲然。謂後人又於氏字下添一畫，讀痕爲氐，誤之甚矣。文詔考說文有痏字，云：病也。从𠔎氏聲。竝無痕字。又𠔎字云：日冥也。从日。氐省聲。氏者下也。一曰民聲。二徐本皆同。徐鍇於𠔎字云：會意。元黃公紹韻會於痏字，但云一作痏，竝不言本作痕。余以爲氏字

古亦必與民音相近。觀今真文韻中之字，多有與支微齊通讀者。如寅亦可讀移，純亦可讀緇。非必由材辰
亦可讀祁。詩吉日其祁孔有鄭云祁當作震。史記正義敍謚法治典不殺曰祁獨斷祁一作震。蘇明允謚法
震即沂鄆此類甚多，故知痕亦本與民聲相近，非本作痕而避諱改痕也。至昏字漢以來往往作昏。凡偏旁之从昏者，卽說文中亦尙多有。元戴侗云唐本說文昏从民省，此語殊誤。昏省去氏下一筆耳。凡字兩合者可省。民止一字，何由省之？但舊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改昏葉字，則昏字之改似有明文。然六朝至唐書法不從正體者多。今金石所遺譌謬不一而足。故昏字人間多有從民者。今从氏，正是復說文之舊。而在唐人則以爲改，亦不足異。詩大雅桑柔多我觀民，此痕字亦當讀爲民，亦可云從痕省。自後人音爲其支，或音巨禮，乃後人失其讀之誤，遂至今疑其與塵不協，欲改氏爲民，而始得聲，殊不知改未嘗不得聲也。

韓詩磬天之妹

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釋文云：讐也。毛傳卽以磬釋倪，則倪磬義同。說文：倪，譬喻也。一曰：聞見也。竊謂倪從人從見，則見字義長。猶所謂見若神人也。譬喻之意亦在其中。未必卽以磬爲讐。韓非子外儲說上云：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鬼神無形者不磬於前。古磬磬同一字，以韓非之說證之，則倪可訓爲見。磬未嘗不訓見。在毛公當日磬之義人所共曉，故卽以磬解倪耳。

天子賜必待君命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句。賜衣服服以拜。句。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鄭注下二句云。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至應氏鏞之說。則通上文爲一條解之。謂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之等以爲賜。雖所當得。然亦必致辭。待君再命之。而後乘服以拜。此說於正文殊爲不順。經所云車馬衣服。未必定是命車命服。卽云命車命服。當進爵之時。可以辭讓。旣受爵矣。則車服之來。正與仕者之祿無異。旣乘服以拜矣。又云君未有命。弗敢乘服。待君再命。然後乘服以拜。此於經文甚爲僥錯矣。王氏折則又顛駁康成之注。謂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難通。蓋王氏以後世所見。妄疑古禮之必然。不知當封建時。天子雖爲天下共主。而諸侯之在其國。亦得獨伸其尊。況受賜於天子。歸而致於其君。本自有確證乎。左傳昭四年。杜洩以路葬叔孫穆子。其言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恩舊勤。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鄭氏之注明有左證如此。奈何不考而妄譏之。且叔孫雖得君命。生前固未乘路也。此尤謙慎之至。不但如應氏所云。蓋君之尊得伸於國。卽父之尊亦得伸於家。如叔孫穆子之子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豎牛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叔孫不察。而遂逐之。亦怒其不由父命也。君賜必請之於父。王賜可不請之於君子乎。又案尚書大傳。古者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後得乘飾車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如大傳所言。但命之卽得自爲。不必賜也。然則卿大夫之命車命服。亦豈必盡

出君賜乎。故知此所云車馬衣服不指命車命服而言。孔子將適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賜以車一乘。馬二匹。事兒家語。此豈可謂之命車乎。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鄉當作鄉

射義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案。凡賓賢能。詢衆庶。皆鄉大夫、州長、黨正之事。鄉中之卿大夫士亦與焉。非卿大夫自爲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必在爲中都宰時。故有選賢哲衆之禮。鄭注周禮鄉大夫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卽引此。翫相之事爲說。鄉飲酒之義。云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今此說射禮。豈有反置鄉大夫而但說卿大夫之禮。但各本俱作卿大夫。究疑是傳寫之譌。射義正義中引此。正作鄉。可以取正。若是卿大夫燕射。何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釋文。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爲誤者。高郵劉端臨謂冠禮、冠義。皆當作卿大夫。此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

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竝改作鄉。并不誤者亦誤矣。劉名台拱今爲丹徒校官考訂禮經致爲精細。余常就以取正焉。

脾析卽肫脰

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其實有脾析。鄭司農云。脾析牛百葉也。疏云。此無正文可破。故後鄭從之。此言非也。廣雅百葉謂之肫脰。說文。肫牛百葉也。蓋脾之與肫。音義皆同。析者。解析。正合百葉之義。析與斯賜音皆通轉。故脾析卽肫脰。此謂牛之脾胃耳。廣雅又云。胃謂之肱。說文亦以爲牛百葉。徐鍇繫傳云。牛肚也。其鳥之胃亦得謂之脰。然則司農所詁。正自不當破也。廣雅二語亦互文。

卒禪致實

禮記鄉飲酒義云。卒禪致實於西階上案。致實即是卒禪。其所以別異之故。正義明言之云。旣云卒禪。論其將欲卒禪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此二言極分明。乃上釋卒禪處。各本皆有誤字。本當云。卒禪。主人酬賓。賓立以卒禪也。宋本作賓卒立以立禪也。汲古閣本作賓卒立以據禪也。皆譌。今本於主人酬賓下。改爲主人先飲卒禪也。更大誤矣。此一節。自祭薦祭酒。嘵肺。啐酒。并此卒禪致實。皆指賓言。未嘗及主人。主人酬賓之禪。奠而不飲。此西階上卒禪。是主人獻賓之時。賓飲卒爵也。又注中酒爲觴。實足利古。本觴作禪。今當依以改正。正義中觴字亦當并改。

大司馬固

顧氏炎武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爲堅辭以諫今觀其諫辭亦甚寬緩不迫何堅辭之有惠氏棟案晉語云晉公子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章昭曰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固也公子過宋適當襄公之時杜預注左傳亦同章說皆據世本而言稱大司馬所以別下司馬也文弨案左傳大司馬之官在宋亦不多見惠氏謂固卽公孫固是也謂下司馬乃子魚非也司馬卽大司馬固文承上省一大字耳考韓非外儲說左上說此事云右司馬驥強趨而諫驥強似卽固之字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似當行師之際所別置者耳其非子魚更明甚子魚乃公子目夷未嘗名固史記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魚之言史公紀事多疎略未足取以爲左證也

繕完葺牆

左傳襄卅一年傳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末之見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有敝邑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語李涪刊誤謂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字葺牆以書之峻字雕牆爲比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閒字不應忽及於字完當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塗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自旁或字從省卽以完爲院刊誤之道非是段名玉裁曾任貴州玉屏四川巫山兩縣知縣精小學著有說文解字讀

搏與專同

昭廿年左氏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云董遇本作搏音同案史記秦始皇本紀搏心揖志索隱云搏古專

字引左傳如琴瑟之搏一以證之正用董遇本也易繁辭上傳其靜也專釋文云陸作搏史記田完世家韓非因搏三國之兵徐廣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山陽吳氏玉搢云管子內業篇一意搏心亦專心也又漢書蕭何傳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荀子榮辱篇信而不見敬者好刺行也刺亦同專又樊噲傳高后時用事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是專又可作刺顯嘉定錢詹事曉徵以說文搏壹也作搏爲正然搏字从專古人通用亦多矣錢名大昕其學識近今罕有及者

官學在四夷

左氏昭十七年傳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石經作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案家語王肅注亦云夫子稱官學在四夷蓋天子失官則官多廢故無有能舉先代之典者所謂官學猶今言通經者爲經學通史者爲史學指專門而言若鄭公孫揮之能辯族姓班位晉蔡墨之能言五官其斯謂之官學與

繞朝贈策

贈行以策其爲鞭策無疑其言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以知其情傳氏謂蓋朝曾言於秦伯請留之亦未見其必然要之朝固未嘗與晉合謀明甚乃韓非說難云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元何祚作注遂實之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事未見出何書豈非憑空傳會乎士會使魏秦伯實遣之朝縱不請留亦斷不爲之盡去計秦伯胡爲而戮之失一賢臣又戮一智士有以知秦之必不爲也

提月

公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質石于宋五提月六鶴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在陸德明時所見本固有以提月改作是月故釋文先云是月如字或一音徙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爲提字作詁訓若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佃注鶴冠子王鉢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爲證。

長言短言

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何休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何休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蓋同一字而讀法有異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亦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要讀劉熙釋名於天有以舌腹言者有以舌頭言者於風有以橫口合脣言者有以蹴口開脣推氣言之者各方不同漢書王子侯表襄噭侯建晉灼曰音內言噭說又號節侯起灼亦云內言號內言亦是讀法明人刻監本疑內言是詩巧言遂改說字爲號以附會之毛本尙作噭說蓋卽虞書之讖說毛本是也古人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童子入小學師爲之辨聲音審文字離句讀皆必以口相傳授而後終身不至於謬誤今世亦無此師間有偶及此者反笑以爲迂矣。

櫟謂之滑